

808058

运动与静止

王兴国 著

6
哲学入门

21
1076

808058

21
1076

运 动 与 静 止

王 兴 国 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运动与静止

王兴国 著

责任编辑：曾祥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冷水江市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0,000 印张：6.25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2109·72 定价：1.00元

新书目：86—15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现在，许多同志，尤其是有志青年，深深感到自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面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渴望通过系统的学习，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使自己能够用革命理论指导行动，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十分可贵的。正是为了适应初学哲学的同志系统学习的迫切需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哲学入门》丛书。

这套丛书，着重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引导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学风。我们将力求使这一优良学风成为《哲学入门》丛书的显著特点，使丛书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浅出，富有新意。为此，敬请读者多多提供宝贵意见。

这套丛书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其中各册又有自己的独立性，读者可自行选购。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对动静关系的认识	
走着曲折的道路·····	(1)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动静观·····	(2)
形而上学的动静观·····	(10)
辩证唯物主义的动静观·····	(18)
第二章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	(24)
运动与物质不可分割思想的形成过程·····	(25)
世间没有不运动的物质·····	(30)
世间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	(37)
物质不灭，运动不灭·····	(46)
第三章 运动就是矛盾·····	(51)
低级的运动是矛盾·····	(52)
高级的运动也是矛盾·····	(59)
运动的源泉也在于矛盾·····	(64)
第四章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	(75)
什么是静止？·····	(75)
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	(81)
静止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86)
第五章 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	(94)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看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 相对性·····	(94)
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看运动的绝对性和静 止的相对性·····	(98)

坚持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反对绝对主义和 相对主义·····	(106)
第六章 物质的运动与时空的关系 ·····	(113)
形而上学者是怎样割裂时间和空间与运动和静止关 系的？·····	(113)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物质的存在形式·····	(120)
时间和空间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统一·····	(129)
第七章 运动形态的多样性、统一性和系统性 ·····	(136)
运动形态的多样性·····	(136)
物质运动的统一性·····	(144)
物质运动的系统性·····	(150)
第八章 运动发展的基本趋势 ·····	(157)
运动、变化与发展·····	(157)
运动与过程·····	(163)
运动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基本规律·····	(170)
第九章 掌握动静观的重要意义 ·····	(178)
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178)
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83)
有助于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88)

第一章 人类对动静关系的认识

走着曲折的道路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就面对着一个纷纭复杂、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为了使自己生存下去，人们每天都要和大自然打交道，因而接触到许许多多奇妙的运动现象，同时也看到大量静止的现象：太阳和月亮每天从东方升起，又在西方落下，而星星却高悬天穹，似乎很少运动。春去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东西产生、发展、壮大了；有的衰老、变弱、消灭了；有的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变化。巍峨的高山屹立不动，所以人们常常用“稳如泰山”、“风雨不动安如山”，来形容事物的稳定、坚固；滔滔的江河却奔流不息，一泻万里，所以人们往往以“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来说明事物的流动和易变。就是同一个事物，有时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变化，可是突然之间，又发生激烈的变动。火山爆发前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爆发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数百年），山体似乎始终保持其自身同一的状态。可是，当它爆发的时候，却突如其来。一刹那间，岩浆迸裂，火焰冲天，浓烟滚滚，响声隆隆。灼热的熔岩象脱缰的野马，狂奔乱突；浓密的火山灰凶神恶煞，铺天盖地而来。森林为之毁灭，江河为之阻塞，城镇被它埋葬，人畜被它吞噬。

宇宙间这种种运动与静止并存的现象，促使人们去认识、去探索、去分析：宇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运动还是静止呢？如果说是运动，那么运动的主体又是什么？它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如果说是运动，那么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又如何？运动存在一些什么基本形态，这些运动形态的关系如何？运动发展的趋势有什么特点？等等。这一系列饶有兴味的问题，在古老的时代便吸引着人们。他们力图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回答它、解释它。由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不同，于是在历史上便出现了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这种对立，随着生产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在历史上又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动静观

古希腊的哲人是如何认识动静关系的

在古代，不论是在东方或西方，很早就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动静观。例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约前588—约前525）就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这种“气”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由于不断的运动，使它向稀散和凝聚两个对立方面变化：热则稀散，冷而凝聚。一切存在物都是由气的浓厚化（即凝聚）或稀薄化（即稀散）而产生的。当气很稀薄的时候，便形成火；当气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而当气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如此等等。按照阿那克西米尼的看法，世界万物就是这样形

成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古希腊早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对运动的一些基本看法。古希腊的另一位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运动观。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他提出，世界不是任何神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正是基于这种永恒运动的观点，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等著名论点。这些命题说明，赫拉克利特已经天才地猜测到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这个永恒不息的火的运动、变化是有“分寸”的，也就是是有规律的。他把这种规律叫做“逻各斯”，认为逻各斯永恒地存在着，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赫拉克利特还天才地猜测到，运动的源泉是对立的斗争和统一。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東西，它是从对立的東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東西产生和谐。”^①对立的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就造成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②赫拉克利特的这种运动观，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①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9、27页。

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①列宁也说过，把赫拉克利特“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②

古代中国的哲人是如何认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很早的时候，也产生了很多关于运动、变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例如，相传产生于殷周之际（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易经》（又称《周易》）中，就包含了很多变化发展的观念。譬如其中《乾卦》讲的“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就是利用古代传说中的神龙的由“潜”到“见”（现）、由“跃”到“飞”的运动变化，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易经》中的这些变化发展观念，在后来的《易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天地的根本性质就在于生生不息；吉凶祸福等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运动引起的。《易传》还把“阴”、“阳”这对概念作为表示矛盾对立统一的普遍范畴，认为运动就是由阴阳的矛盾而引起的，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等。《易经》和《易传》的这种朴素的运动变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深，成为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先秦时期，除了《易经》、《易传》中有关于运动变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

化的大量朴素辩证法思想外，其他一些思想家中，也包含某些辩证法思想。例如，老子就曾经把“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以及“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作为自然和社会中带普遍性的现象，并且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即认为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他还认为，这种转化有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向高，由近及远，由易而难，由弱变强，由柔而刚的变化发展过程，如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些，都反映了老子对变化发展趋向的认识。在老子以后，《管子》一书也讲到“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的变化观点，即认为天地万物是不可以人为地强制它不动的，所以它们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日新。而韩非（约前280—前233）则更明确提出了“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因此人们必须“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是说，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立法”、“制礼”，而不要因循守旧。只要可以强国利民，一切过了时的法制和陈旧了的礼仪，都可以改变，可以不再遵行。

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关于运动变化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历代许多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例如，西汉时的贾谊（前200—前163）在《鹏鸟赋》中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螽。”意思是说，万物的变化是没

有休止的，事物的旋转迁徙也是来回不停的，有形的物和无形的气之间的相互转化也是不断地交替着的。东汉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约97）在《论衡》中说：“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随天而转，是亦行也。”意思是说，众星附着在天上，天在运行；众星随着天转动，所以众星也是运动的。唐代哲学家、文学家柳宗元（773—819）在《非国语·山川震》中解释地震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宇宙间并没有什么超人的造物主的支配，而不过是阴阳二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的结果。阴阳二气在弥漫无际的宇宙中，时而合在一起，时而又分离开来；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就象运转着的车轮和纺车一样（“以颀洞辘轳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柳宗元还用发展的观点，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他指出，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政治制度的变化、更替，全部都是“势”所决定的。而所谓“势”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封建论》中论述秦以前的“分封制”时，用的就是这种观点。他说，远古的时候，人与万物共生杂处在一起，但人既无尖齿利爪，“不能搏噬”，又无毛羽，不能“自奉自卫”。因此就必须利用各种器械、工具，即“假物”，“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柳宗元认为，从里胥（古代基层行政长官）至皇帝等各级官吏以及各种刑法制度，就是适应解决“争”的矛盾而产生的。既然各级官吏的产生都有其客观依据，所以“自夫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柳宗元虽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国家的起源，但他力图用发展的观点去观察问题，而不是把分封制看成一种静止的、不变的神物，却是十分可贵的。

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继承发展了《易经》、《易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不仅承认运动是客观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而且明确地提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的观点。他在《正蒙》一书中指出：“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这就是说，一切运动着的事物，其运动必然有着内在的动因。既然叫做内在动因（“机”），那么运动的原因、动力就不是来自事物的外部。他进而指出，这个动因也就是阴阳“两端”的矛盾性。他说：“天道不穷，寒暑也；众动不穷，屈伸也；鬼神之实，不越两端已矣。……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二端而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这就是说，从天地到万物，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根源其内部的矛盾，阴阳两端的矛盾运动是天地间的基本法则，也是“万殊”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对古代朴素辩证法动静观的贡献

证法动静观的贡献

明清之际的伟大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继承总结了前人关于运动与静止的思想成果，其中特别是张载的思想成果，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动静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不仅在动静与物质实体的关系上，而且在动静本身的相互关系，以及动与静在事物发展中各自的作用等方面，均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首先，王夫之指出，动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这就是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动静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动静则是阴阳二气的固有功能。他在《张子正蒙注》中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思想：“阴阳者气之二体，动

静者气之二几”；“阴阳各为其体，而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北宋时，有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写了一篇《太极图说》，文章一开头就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按照这段话的本意和历来人们对它的解释，都是认为由运动而产生阳，由静止而产生阴。可是王夫之却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他说：“误解太极图者，谓太极本未有阴阳，因动而始生阳，静而始生阴。不知动静所生之阴阳，为寒暑、润燥、男女之情质，乃固有之蕴。”“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也。”其实，王夫之纠正的不是人们对周敦颐的误解，而是纠正了周敦颐对动静与阴阳关系的颠倒。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阴阳为太极所固有，动静不过是阴阳的功能。至于寒暑、润燥、男女等，不过是阴阳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象罢了。正是在承认“动静乃阴阳之动静”的基础上，王夫之进一步发挥了张载关于“动非自外”的观点。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①就是说，物质的原始状态（“太虚”）其本性就是运动。物质由一种运动状态向另一种运动状态不断地转化，永不止息和停滞。“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②“太虚”也就是气，气是不断运动的。

其次，王夫之还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动与静的关系。他认为动静是互相依赖、互相包含的：“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③“静即含动，动不舍静。”^④就是说，运动和静止

①《周易外传·系辞下传》。

②《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③《周易外传·震》。

④《思问录》。

是互相包含的，它们的互相转化，构成了一切变化的基本内容，静止之中包含有运动，运动也离不开静止。王夫之还相当自觉地考察了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问题。他说：

“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①；“以动为造化之权舆”^②。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运动不过是自然界的本来状态。“静者静动，非不动也”^③：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并不是绝对没有运动。又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④就是说，阴阳都是太极的绝对运动产生的，如果根本没有运动，只有绝对静止，阴又从何而产生呢？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就象门的开合一样，既然开与合都是运动，那么绝对的静止就不存在了。

第三，王夫之在强调运动对于事物发展的根本作用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了静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说：“动而成象则静”^⑤；“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⑥；“静而有动，动留而生物，物生于俄顷之间，而其先皆有故也，一留而形成矣。”^⑦这些话都是说明，只有相对静止，事物才能产生。王夫之这些关于动静关系的见解，是超越前人的。他还把这种动静观运用于观察人

① 《读四书大全说·告子上》。

② 《张子正蒙注》。

③、④ 《思问录·内篇》。

⑤、⑥ 《张子正蒙注》。

⑦ 《庄子通》。

类社会历史，指出“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①他进一步发展了柳宗元关于“势”的思想，提出“理势”统一的观点。他指出，“势”是一种“不容违阻”的客观力量，规律（“理”）就体现在“势”这种客观力量之中，凡合理的，都必然发展为不可阻挡之“势”。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必然性，并进而论证了“世益降，物益备”的历史进化论。因此，他反对那种“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闻古人一得之言，据陈言而信以为良法”的错误态度，而主张“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就是说要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变法。

形而上学的动静观

古代形而上学动静观的主要特点

有辩证法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动静观的历史，与辩证法动静观的历史一样长久。纵观古代形而上学的动静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它们往往割裂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企图设想和寻找某种不运动的物质或无物质的运动。例如，古希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曾提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等“四因”说。他一方面肯定实体就是个别具体事物，而这些个别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这是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质料是消极被动的，只有形式才是积极能动

^①《思阿录·外篇》。

的。他甚至认为有什么“纯粹的形式”，即“神”。而质料总是要追求其形式，而且要追求“纯粹形式”（即“神”）。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物质与运动割裂开来，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学目的论。

2. 它们往往把运动与静止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只承认运动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静止的存在。例如，中国古代的惠施（约前370—约前310）讲过这样一句话：“日方中方晷，物方生方死。”意思是说，太阳一升到空中，就是偏西下落了；事物刚产生出来也就是死亡。这里，惠施虽然看到了运动的绝对性，但是由于他否认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质的相对稳定性，所以导致了相对主义。因为生与死虽然具有同一性，如一个人出生以后，的确一天天在走向死亡。但在未死以前，生与死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不等于死，死也不等于生。如果不顾这种区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就势必走向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也反映在庄周（约前369—前286）的哲学思想中。庄周就是利用事物的变动性，否认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别性。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由于事物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所以大小、寿夭、同异这些差别的确具有相对性，但是它们又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但当它们还没有转化之前，其区别又是绝对的，不能说大就是小，寿等于天，异即是同。庄周的错误，就在于他虽然看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差别的相对性，却否认了它们的客观性。